

淡江記

1977 / 1979

朱天文 — 著



傳說 | 小說集

淡江記 | 散文集

炎夏之都 | 小說集

世紀末的華麗 | 小說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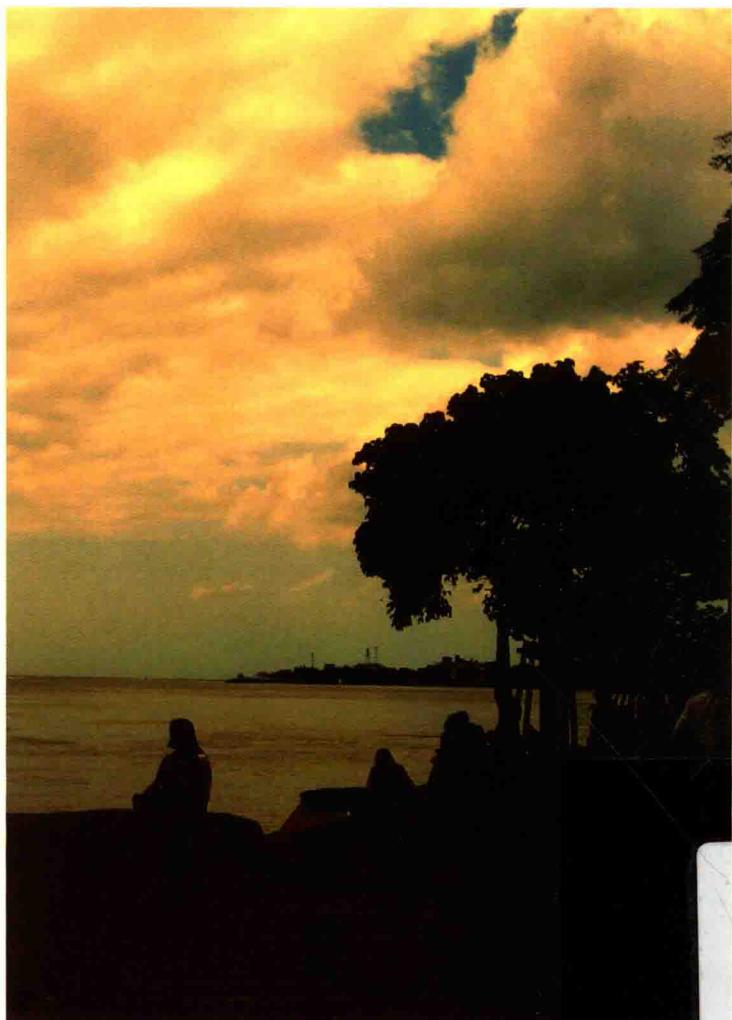
有所思，乃在大海南 | 雜文集

黃金盟誓之書 | 散文集

最好的時光 | 電影作品集

巫言 | 長篇小說

劇照會說話 | 圖文集



散文
1977—1979

朱天文作品集

2

淡

江

記



朱天文作品集

2

淡江記

作 者 朱天文
總 編 輯 初安民
責任編輯 丁名慶
特約編輯 趙啟麟
美術編輯 吳莘莘 陳文德
校 對 朱天文 趙啟麟 丁名慶

發 行 人 張書銘
出 版 **INK**印刻出版有限公司
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00號13樓之3
電話：02-22281626
傳真：02-22281598
e-mail : ink.book@msa.hinet.net

網 址 舒讀網http://www.sudu.cc

法律顧問 漢廷法律事務所
劉大正律師
總代理 展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電話：02-22533362、22535856
傳真：02-22518350
郵政劃撥 19000691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08年2月 初版
ISBN 978-986-6873-57-7

定價 220元

Copyright(c)2008 by Chu Tien-wen
Published by **INK** Publishing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
Printed in Taiwan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淡江記／朱天文著。

--初版。--台北縣中和市：INK印刻，2008.02（民97）
面： 公分。--（朱天文作品集；2）
ISBN 978-986-6873-57-7（平裝）

855

96025527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本書如有破損、缺頁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更換

目次

時人對此一枝 新版代序 胡蘭成
照眼的好序 丁亞民

第一卷

陽光歲月

牧羊橋・再見	19
販書記	30
人世微波	37
有一段路像這樣	40
錯裡錯	43
桃花潭水深千尺	45
鐘	48
清明節	50
風箏的話	55
星期六的下午	57
招財進寶	61
如霧起時	63
假鳳虛凰	71
寫在春天	65

風吹花開

- | | |
|---------|-----|
| 大風起兮 | 一一一 |
| 如夢令 | 三一 |
| 看《江山美人》 | 二二 |
| 相見歡 | 一〇〇 |
| 無題 | 一〇八 |
| 談《赤地之戀》 | 一〇九 |
| 梨園素人 | 一〇六 |
| 仙緣如花 | 一〇五 |

天地情兮

我夢海棠 〔二〕

鵲橋仙 〔三〕

長亭更短亭 〔六〕

之子于歸 〔七〕

花間 〔八〕

月兒像檸檬 〔九〕

懷沙 〔一〇〕

朱天文作品出版年表

〔一一〕

朱天文
1977—1979

朱天文作品集

2

淡

江

記

目次

時人對此一枝
照眼的好序 新版代序 胡蘭成

丁亞民

15

第一卷

陽光歲月

牧羊橋・再見	19
販書記	30
人世微波	37
有一段路像這樣	40
錯裡錯	43
桃花潭水深千尺	45
鐘	48
清明節	50
風箏的話	55
星期六的下午	57
招財進寶	61
寫在春天	63
如霧起時	65
假鳳虛凰	71

風吹花開

大風起兮

2

如夢令

3

看《江山美人》

4

相見歡

5

無題

6

談《赤地之戀》

7

梨園素人

8

仙緣如花

9

天地情兮

我夢海棠 〔2〕

鵲橋仙 〔4〕

長亭更短亭 〔5〕

之子于歸 〔6〕

花問 〔7〕

月兒像檸檬 〔9〕

懷沙 〔8〕

朱天文作品出版年表

1970

舊版序

時人對此一枝

丁亞民

我是不跳土風舞的，可是這幾天經過海報欄，見著板子上的「土風舞社訊」五個噴紅的大字，也要一回回的爲之怵目驚心……哈哈，這是盜用天文〈相見歡〉的句子，可是也還說的是真話也。

天文的《淡江記》已經要出書了，而我淡江的好日子也還沒混完，日日看著天文寫的那淡江的好山好水好風光，這江山華年盡皆讓天文題了名溜走了，眼前有景道不得啊道不得，那李白也早早溜去題了鳳凰臺。鳳凰臺上鳳凰遊，鳳去臺空江自流……唉，南方的鳳凰城我是不要的了，去又作甚？倒是來給天文寫序是真是。然而這也道不得啊道不得。昔人已乘黃鶴去，黃鶴去，空餘了淡江風日，要人千千古懷想不盡的了。而我來這裡也只是逍遙遊，淡江風光與我兩不相干，要有，也是因著天文。我才明白這英雄美人是天下的。天文早又不知去哪兒了，你還在這思什麼想什麼？

但我這豈不又說的是混話了，天文不是還好端端的在台北辦三三嗎？我也是啊。三三辦了三年，我和天文好比呵，好比那閒來無事，齊齊是來撩撥淡江的山光水色，天文先來先去，我是慢

她一步的。可也不急，因為我們說好是要走那趟漢唐路，直走到漢民族本色的黃河平原裡去的，我知道，天文知道，每一個中國人都該知道的。淡江淡江，你既留不住天文，又怎能夠留得住我呢。

我是不會說天文的文章。仙女散花，一人也是一朵，我就是多分了幾朵，也先是歡喜不盡，哪還說得出話來。天文的人啊，我也是不說的。

那就來說那天。那天天文來淡江玩，巧巧正是土風舞社迎新，天文興奮得要崩潰了，我們就也去溜冰場跳。天空中飄著遠遠的音樂，直飛到月亮裡去了，一路走著，兩人吃吃囁嚅儘是笑，天文披著白毛線外套，紮著兩把辮子，也講話呀也笑嘻嘻呀，不是夢的。可是那天空裡隱隱的音樂，燈光下滿地都是年輕男女的身影，都叫我恍然，這感覺是我原知道，又極愛的。清涼的夜裡忽忽的風，是《藍與黑》吧，唐琪和醒亞於溜冰場開始了一場夢，土風舞或嘉年華會都是叫我惆悵極了的，總覺得裡頭許多故事是那樣開始了。滄桑也好，悲歡離合也好，我都喜歡是那樣看著每一個人的。

我只跳過一次土風舞，跟珊瑚，那年我才高二，也不知是跳些個什麼，只知道笑個不停，旋來轉去，陽光全滾進室內來飛光閃閃的。再就是暑假裡天文、天心、淳琬和我四個人發瘋，在山中農舍前的曬穀場跳了一整晚。先是天上好多星子，見得著燦爛的銀河星雲，再後來好大一個皎潔的月亮自東山升起來，真是東方漸高奈樂何呵，卻被阿姨趕趕睡去了。

跟天文正式跳舞這晚也才是第一次。是《詩情畫意》那首，音樂輕輕揚著，夜裡有些清涼，

溜冰場的夜間照明燈灑下來，舞影晃晃是男女相悅，好乾淨的那樣，我是早知道的！看看天文，忽然覺得她矮矮的，月光下略低著頭，幾縷頭髮覆著額，眼睛笑笑的看出來，是首詩吧，想不起來，卻有些恍惚。我好想說，說天文你看那月亮！說不得啊。天心一說喜歡聽我唱的那首〈月亮代表我的心〉，以後就記得牢牢的不敢唱。那，天文還說過月兒像檸檬呢，說著橫我一眼笑，記到心底了，自此莫敢看月兒。

可是，好想好想……好想說些什麼，莫辜負這月亮了，人卻是沉靜下來，澀澀的不大說話了。我抿著嘴，又把咖啡色寬衣裳收攏進褲帶紮好，本來是喜歡寬寬鬆鬆的衣服來跳舞的，會覺得舞舞生風，浪漫而灑脫。這會兒我卻好想那樣正經的跟天文好好舞一場，然後很紳士的鞠個優雅的躬，看天文張著大朵裙子低低而委婉的低頭答禮，眼睛笑笑的橫過來，還有那兩把小辮子。啊，我要說，說我好愛的那句話了：時人對此一枝，如夢相似。想，想曇花開的晚上，淡淡的燈光下極靜的花香，天文捧著那樣一朵大大的花，好近好近，又好遠好遠。天文天文你照實說，你是哪裡來的，怎麼會在這裡呢？那我怎麼也會在這裡呢？跳的是〈詩情畫意〉，原來就想是典型的風景照片那樣，海灘邊，大大的紅夕陽正要落了，無盡無盡的霞光和著搖曳金亮的水光漫漫滿天都是，這也好的。再跳俄國「販子舞」，踢踢踏踏轉得好興頭。我喜歡一轉身拍一下手，瞅著天文在那邊笑，再一旋身，拍一下手，驟然回首，那人真是在燈火闌珊處了。三三的女孩是最中國又最現代的，要玩也玩不盡的日月山川、東方西方。卻是這樣要來提出時代的大疑，要問出文明的根源，要喚起今日革命的氣力來！

何時何時，天心你可以脫去一身戎裝，穿件漂亮的女孩兒衣服，那樣走在風中走在月亮中走在漢唐的歲月裡！？何時何時，天文天文你不再說要熱淚盈眶，說這淚水是天地的，也要好風來吹乾。不說，到底你們是你們，我是我，但我仍是一個愛漂亮的女孩，仍是和你們同生於這風日裡的呀。這次日本回來，你，還有天心的話是最叫我痛心的：「第一次想到一個一統的國家所能有的氣象，是這樣的，這樣的。」而我們不僅要一統中國，要走的路還更長更遠。我真真是覺得你們委屈的，好是抱歉！今日是天下人不願走的路我們要先走。因為，因為，我們要先走出個天下來讓每個人活潑神采飛揚啊。

或者或者，你們本就是來自天上，是要告訴世人這些的嗎？我多願意我是最後一個明白的，趕啊趕啊，趕到最最前面，便是大家都來齊奔一逕漢唐路了，月亮在那最最天邊的前頭大大亮著，照不盡的山川阡陌。

因為那晚的月亮是那樣的，還有那晚的風是那樣的，我亦是聞土風舞要怦然心動，或竟是天文說的心要碎了，可是要我跳還難呢。再能有那樣一晚的月亮，再還能有天文這樣一個好人兒嗎？土風舞成了夢，我知道我舞起來時會是神采飛揚，我知道我的弓步下沉步才漂亮的，我知道那音樂裡的一點夢影，夢影裡飛飛的流光，我知道的呀，都保留起來單要留給天文的了。

可是我也頑皮。見天文在校對《淡江記》的稿子，有幾篇我是先沒見過的，天文大一大二時我還不知在哪裡了，忽然有些苦惱。看看她寫的與誰誰走到後山那麼一程路，天文有這樣的事我竟不知道的，當下詐詐一笑，說，我第一回知道天文是看了《剝蛋記》才知道的。天文疑起來，

怨道，很後來了吶。我說是啊，看了我還笑，可可剝個蛋也譎得出一篇文章來。天文聽了要惱了，忽然那麼柔和下來，我見不得，逃呵！想，那時天文就在淡江了，想了半天想像不出來，只是惘然罷。然而，我即使は那張騫錯過了天上人間，亦是難叫我服氣的，我們還這樣年輕，錯過的路走走不定又走上了。

是啊，認識天心兩年才認識天文，那〈剝蛋記〉也還是承天心的情看的，記得看看忽然訝異起來，也不知訝異什麼，沒想下去就看完了。變成一種心情，先替謠傳裡的天文打了底色。再來是〈喬太守新記〉得了獎，報上登了天文的照片，看了看，我說這是天心的姊姊了。再看文章，竟是好得不得了，寫莎莎，慕雲和成宇。我最愛看莎莎在觀海亭看星星了，她剛洗過澡的頸項，是一弧優美淒艷的天鵝，然後，看哪，天邊的一顆星子爲他們隕落了……看得心情好浮人好輕，有種極新而又想不起來的感覺一直一直飄過來，只覺得自己晶瑩剔透，天文帶我飛到天上看星星了。又還一段，是莎莎在陽臺上看季慕雲的信，那天哪，天雲開闊，正是好風如水，無端竟颳起大風來，晴天大白日，飛雲疾走，滿場的衣物飛騰成繽紛一片，莎莎那樣坐著，真是乾乾淨淨的天上人間了，叫人迷惘。當下我就好想叫莎莎，莎莎莎你知道囉，你是在哪裡呀？怕這樣的天氣她竟迷糊了，那真是，此情可待成追憶，只是當時已惘然！要我搶下來接著寫，必是一個傻阿丁衝上陽臺，說季慕雲的信不看也罷，快快看那天空的風吹得那樣狂忽，還有你這樣一個青天白日下的女子，亦是絕美的啊……桂棹兮蘭槳，擊空明兮溯流光，渺渺兮予懷，望美人兮天一方……我幸而不是唐朝李白，宋朝東坡，他們怎知民國世界裡還有這天文好人兒啊，而我是時人